

□唐欣

春来江水绿如蓝

——读伊沙小说《白居易》

作者:伊沙
版本:青海人民出版社

继《李白》之后,位于青藏高原的青海人民出版社,最新又推出了诗人伊沙的“河岳英灵”系列之二——长篇历史小说《白居易》,对于万千心系白居易和其诗歌的读者,可谓一桩幸事和喜事。

李白是仙,杜甫为圣,白居易则是人间的歌者、人民的诗人。唐朝宣宗皇帝赞曰:“童子解吟长恨曲,胡儿能唱琵琶篇”。白诗老幼皆宜,风靡全国,洵为盛事(他独有的歌诗般的音乐性,温润好听,特别宜于吟诵)。我也还记得,年轻时曾接触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,居然能熟练背诵《长恨歌》(这对当年我们这些中文系大学生也非易事),足见白居易在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影响力。但相比李杜的传奇,在一般人的印象里,白氏似乎缺少了一些戏剧性,他的生平并不太为人熟知。这下好了,通过这本厚重而翔实的小小说,我们得以走近这位大诗人和他的人生世界。

不像李白杜甫是从盛世到乱世,白居易生活的时代,不好不坏,但还基本算是太平。没有颠沛流离的日子,但白居易的人生轨迹,同样充满了动荡和波折。普通老百姓可能还好一点,书生和官员,一辈子似乎都难消停。迁居、考试、等待、宦游、守丧、贬谪、上任、离任、退隐,颇难安生,总在途中,永远那么辛苦,难得这位身体并不怎么好,曾自叹“忧积心劳血气衰,未年三十生白发”的青年,感慨“黑花满眼满头,早衰因病病困愁。宦途气味已语尽,五十不体何日休”的中年,最后居然得享75岁的高龄,“呼作散仙应有以,曾看东海变桑田”。并且在生命的每一个时段,人是好人,官是好官,也是好儿子、好丈夫,好父亲,还是好朋友、好长辈。他没有辜负自己的才华,没有偏离自己的正道,在每一个位置,都交出了完美的答卷,(而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而言,最关键的是)都留下了灿烂的诗篇。

和其他很多历史小说不同,《白居易》对考证唐代的文物和名物等等,兴趣似乎不大,说实在的,那些事情尽可留给考古学家;在故事和情节部分,着墨也不算太多,主人公一生跌宕起伏的经历,已经自然形成了长河浩荡、峰回路转的叙事结构;它给人以深刻印象的,“移船相近邀相见,添酒回灯重开宴”,是丰腴的、花团锦簇般的细节和场景,这无疑出自想象力的建构,是全书精华所在。作为诗人、小说家,伊沙写的,更多的是白居易的心灵史、感情史、写作史和漂泊史,他用心描摹和刻画的,正是相隔一千多年的另一位伟大诗人的灵魂。某种意义上,我们可以把这本小说视为两位诗人同行跨越时空的对话(其中有很多非常专业性的诗学讨论,尤其让人过瘾)。

“我有所念人,隔在远远乡。我有所感事,结在深深肠。乡远去不得,无日不瞻望。肠深解不得,无夕不思量。”“座中泣下谁最多,江州司马青衫湿。”拥有《长恨歌》和《琵琶行》两部抒情长卷的诗人白居易,深情钟于一身,小说里随处闪烁的诗歌,“说尽心中无限事”,为我们提供了绝妙的呈堂证供:“不得哭,潜别离,不得语,暗相思,两心之外无人知。深院夜锁独栖鸟,利剑春断连理枝。”“通知别后西楼上,应凭栏独自愁”,这是刻骨铭心的初恋,终生难忘。“夜深不语中庭立,月照藤花影上阶”,则通向美满的婚姻,令家事有靠,后方安稳。而他对于朋友,忠心耿耿,体贴入微,书中他同元稹、刘禹锡等人的交往令人心动和艳羡,“蓝桥春雪君归日,秦岭秋风我去时。每到驿亭先下马,循墙绕柱觅君诗”。“绿蚁新焙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。”温暖而又亲切,有谁能拒绝呢,又有谁不想靠近呢?爱情和友谊,也构成白居易人生的两大支柱。虽然他

始终是一位忧伤的诗人,连续遭逢亲人离别,故旧凋零,“坐看新落叶,行上最高楼。暝色无边际,茫茫尽眼愁”。“久别偶相逢,俱疑在梦中。即令欢乐事,放益又成空”。但他同时也一直葆有少年时的坚信,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。充满希望,饶有兴致,既欢且乐,完成了堪为楷模的一生。

阅读这本小说,一个感受或者幻觉是,除去那些唐朝的事,我们好像是在观看和欣赏自己的当代生活,写诗赛诗、酒宴酬酢、公务闲居的白居易及其周边人物,几乎是与我们身边的朋友和邻居啊,以常识度之,一视同仁,平视万有,这是伊沙的独特贡献和独特发现,一千多年,人的变化并不太多,也不会太多。是的,抛却服装制度之类,我们还是用母语写诗的同行人。我觉得最有趣的是,作家时常拿山西原籍调侃老白,这是会打算盘的“九毛九”嘛,的确,要说白居易有什么超过李杜的,可能就是多了一点精算师的规划和理性,“诗称国手徒为尔,命压人头不奈何”,他要在惊涛骇浪之中,力图成为自己命运的舵手。他算的可不是小账,而是人生的根本,他为自己和亲人,特别是自己的诗歌作品(他多半也意识到这是国宝级的财富),都做了最好的安排,“人言世事何时了,我是人间事处人”。能够做到这样,并且能够如此表达的幸运儿,可真是令人羡慕。“花非花,雾非雾,夜半来,天明去,来如春梦几多时,去似朝云无觅处。”这是白居易的绝笔,但他好像还没有写完,而是等待着有心的后辈,去写下新的续集。

读书札记

唱给宇宙最淳朴的情歌

——纳秀艳诗集《素儒诗选》序

□薄克礼

作者:纳秀艳
版本:青海人民出版社

例外。而我读纳秀艳教授的诗,对亲人的思念,对师恩的难忘,对友情的眷恋,都跃然纸上。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她对母亲的思念,竟有十数首之多,其中有一首歌行,题目是《母亲去世十周年祭日抒怀》,全诗如下:

秋风骤起黄叶地,远影霜天孤雁回。
横扫故园霜满地,眼前亲家意成灰。
一别慈颜十年梦,遍尝甘苦病相欺。
念我高堂多磊落,懿德嘉行好风姿。
冷眼看尽人间事,万千心绪独低眉。
归去飘零苦作舟,饮尽西风不解愁。
寂寥寒窗凭谁问,青天如水自流。
常忆儿时明月夜,依偎母怀醉红楼。
慧心幸有凯风沐,竟得湘云作同侪。
如今相隔两重天,只把心肠细细弹。
无端思虑何处唱,低吟藜藿伴流年。
纵有愁肠千千结,多少往事与谁言。
拟展素笺撰心语,慈母遗训润心田。

对故园亲家的凄冷描写,对幼时听母亲讲《红楼梦》的细节追忆,对母亲去世后自己孤独无助的叹惋,以及对母亲懿范宗风的传承志愿,在这首歌曲行中都有深刻的体现。

说到歌行,出自魏晋乐府,宋人姜夔《白石诗话》中说:“体如行书曰行,放情曰歌,兼之曰歌行。”而乐府歌行至唐代大盛,岑参的《白雪歌》,杜甫的《兵车行》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《长恨歌》等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。毫无疑问,歌行也是《素儒诗选》中的精华所在,《北山红叶行》《秋意》《九月十三夜闻惊雷听雨有感》《上元节念慈母》《桃花行》,再加上前面介绍的《母亲去世十周年祭日抒怀》,虽仅6首,但放歌纵情,曲意缠绵,毫无滞碍,仅《桃花行》诗句便长达80句之多,转韵10数

次,这种长篇巨制,需要绵绵江水般的思绪,蛛网式的巧妙构思,丰富多彩的语言,丰沛的情感,如此才能达到气贯长虹。

说到气贯长虹,想到毫无滞碍,《素儒诗选》中不仅歌行做到了这一点,其他的诗歌也具有这一明显的特征,又突然想到了唐代的豪放诗歌,太白的诗淋漓酣畅,还有边塞诗派,也是豪气干云,“青海长云”,气象万千,纳教授是青海土著,诗风如此,自是天然。“昨夜疏雨到天明,晓来西院落翠红”(《雏菊》),“扎龙沟里开盛宴,高山巅上舞娉婷。盈手丹霞入诗心,满眼枫叶胜红英。为谁痴情媚霜露,心神共语秋月明。群山寂寞平野阔,为君长歌红叶行”(《北山红叶行》),“秋水芦苇归雁远,晨霜万里洗高天。歌喉婉转松涛荡,醉舞清风水月前”(《醉秋风》),这样的诗句在《素儒诗选》中随处可见,诗带风声,气贯长虹,篇篇带有唐人边塞诗派的精气神。

《素儒诗选》中也有很多小诗,写得很有味道,如果能用一个字表述,那就是“俏”。“时至端午银柳香,熏风十里过河湟。卖花担上俏模样,捧入一枝沁客堂”(《买花》),“一抹新绿逗纤红,眉眼轻揉探露东。枝上轻寒风雨后,春风匀染花露浓”(《新绿》),“向晚疏林倦鸟飞,居巢高处斜斜晖。娇声乳鹊枝头闹,阿母只因贪觅归”(《向晚疏林小景》),“枝头雀鸟鸣好音,山水清明一日新。半树琼花春料峭,篱边细草逗人亲”(《春》),“春到河湟十里程,秋痕冬印扫东风。枝头嫩柳萌新绿,轻扭腰肢随水声”(《浣水岸春景》),“俏”是女人的专利,“俏”则有喜感,惹人怜爱,如西北酸曲的情态,

尽管扭捏,但自多情。

岂止是“俏”,作为一个女诗人,纳教授对色彩也非常着迷,在她的写景诗中,善于用颜色描摹物态。诗句“西海碧波映赤岭,一弯瘦水向西流。红颜何堪天下事,守望芳魂塞上秋”(《咏日月山》)中碧波、赤岭、红颜,光彩夺目;“丁香凝紫新愁起,桃杏翻红旧恨宽”(《细雨梦回》)中凝紫、翻红,多姿多彩;“大潮耀耀潮光生,碧水春波一字横。出浴群芳羞不染,娉婷轻舞映天清。琼英摇曳月光远,玉叶婀娜日色明。玉净花明香散处,瑶台仙女弄波轻”(《盐花》)中盐花、碧水、天清、琼英、月光、日色,五色斑斓;“粉蕾如醉羞少女,一树银花俏琼枝。素面仙风清冷骨,凌寒凝脂郁新诗”(《雪中花吟》)中粉蕾、银花、素面、凝脂,冷暖多情;“更兼飞雪似怀恨,着意愁白绿草心”(《风雪春日》)中愁白、绿草,反差强烈;又如“簪黄红袖西窗渡”(《香山红叶外一首》),“一枝红艳扫轻寒,满树鹅黄逐旧颜”(《春归西宁》),“细草鹅黄不见愁”(《河湟早春》),“红黄蓝绿紫镶金”(《秋晨》),“翠叶黯然减彩葩”(《雪中桃花》)等,诗中处处着色,处处芳菲,处处点染,处处见情。

诗中佳妙处说不尽、道不完。诗人爱写菊花,尊崇人格的高尚;爱写秋天,对冷峻的秋景萦怀于心;也写春天,充满对温暖和姹紫嫣红的期待;也写饮酒,其中不乏对人生况味的思索。

作者以一颗活泼的心灵感受生活,体会人间百态。每一首诗都是“唱给宇宙最淳朴的情歌”,无不流溢着诗人深挚的生命情韵。



省版图书推介

《山海经名物图解》
贾雯鹤 著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容简介:本书依据清代文学家、藏书家吴任臣《山海经图》的分类

方式,将《山海经》中的名物分为“灵祇篇”“异域篇”“兽族篇”“羽禽篇”“鳞介篇”五类,名物收录的原则是该名物必须有明清时期的古图。本书以明清的这些山海经名物图为纲,结合历代注疏以及相关的先秦两汉典籍文献等,借鉴前贤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成果,讲述《山海经》名物的命名之义,是一本普及《山海经》的传统文化读物。

编辑推荐语:此书是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的关门弟子,潜心研读《山海经》三十年的贾雯鹤教授写给大众的《山海经》名物百科。书中近2000幅名物古图,再加上作者抽丝剥茧的原典解读,是一本让读者真正读懂《山海经》的佳作。

《青藏考古笔记》
汤惠生 著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容简介:本书是一部考古随笔集,是作者近四十年青藏高原考古发

掘工作的随笔精选,内容涉及青藏高原史前文明遗迹和早期文化事项的众多考古发现,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,青藏高原文明的诞生、发展、繁荣的历史脉络,为“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、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,拓展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,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、形成、发展的基本图景、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”提供了来自遥远的青藏高原上的答案。

编辑推荐语:读此书,会给人一种撕下青藏高原“神奇”面纱的特殊体验,并从中了解青藏高原中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

□王琰妹

澄清一度被我们误解的子美

——读彭志强《游侠杜甫》

也曾低吟“锦水春风公占却,草堂人日我归来”,带着一颗虔诚的心走进成都杜甫草堂。也曾在课堂上多次和学生分享杜甫诗中那些感时伤世、念家悲己、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。提到杜甫,除了他沉郁顿挫的诗风,心中也会亲切地涌现他那种苍老又充满怜悯的悲苦之貌,让人在怜惜中更带着无限的敬仰。我也曾固执地认为,杜甫的形象就是那样的瘦骨嶙峋,穷困潦倒,却又悲天悯人,坚毅深刻。但是,最近阅读了作家彭志强的长篇非虚构新作《游侠杜甫》后,我的这些“也曾”被推翻了。此书,打开了我们重新认识杜甫的多扇窗口。

视杜甫为精神父亲的彭志强十余年来躬耕于杜甫诗歌文化领域,深耕杜诗,广寻杜迹,弘扬杜学,走上了一条潜心致敬诗圣的文学之路。他既读万卷书,也行万里路,践行杜甫所说的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。他的长篇新作《游侠杜甫》(《秋风长啸:杜甫传》上部),以“追踪杜甫盛唐身影,探究诗圣成长密码,还原子美跌宕人生”为目标,苦心孤诣,呕心力作,终成一部36万字的新版杜甫传,书中既有我们熟悉的诗圣形象素描,更澄清了一度被我们误解的子美。

“笔底波澜,诗中圣哲”。子美是诗圣,他和诗仙太白共同闪耀,成

了唐诗中最耀眼的双子星座。杜甫也被称为“诗史”,它丰富了“安史之乱”这段由盛转衰的大唐历史。说到杜甫,可能牙牙学语的孩子都会叨念出若干句来。这是杜甫的魅力,是唐诗的魅力,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,更是文化传承的魅力。杜甫因诗成圣。所以我也曾片面地认为“杜诗成,诗圣立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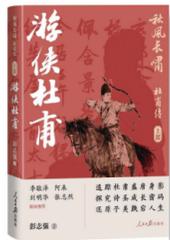
杜甫是诗圣,他始终用悲悯的目光关注着天下苍生,以百姓视角的诗歌描述着世间苦难,并为此奔走疾呼。他被称为“诗圣”,理所当然。读了彭志强的《游侠杜甫》后,我才明白原来并非“杜诗成,诗圣立”。这二者之间是完全不同步的,后者要晚于前者好些年。杜甫的封圣之路长达千年时光,从盛唐、中唐,历经两宋,最终到明清时期,直到王嗣爽提出“青莲号诗仙,我翁号诗圣”,他的封圣之路才完成。封圣的漫长,更说明后人的谨慎,是经历时间的筛选和历史的淬炼。这是杜甫的遗憾,也是杜甫诗歌的高贵和骄傲所在,是对杜甫文化人格的最高赞誉,更是对他秉承传统文化家国情怀的高度认同。跨越千年的封圣之路,剔除了一切偶然,剩下的恰是历史的必然。

读《游侠杜甫》的另一个收获,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不一样的杜甫。杜甫,活在杜诗里的杜甫,不仅仅只有忧国忧民、穷困潦倒这一副面孔。正如彭志强在此书自序《秋风引》中所说“杜甫一生有58个春秋,他不可能每天都在忧国忧

民,仅有愁眉苦脸这一张面孔,他和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等多种情绪。况且从家道中落的官宦子弟成长为心系苍生的诗圣,杜甫自然不是一时一地顿悟。我们不能因笔笔偷懒,或因杜诗记叙太少,又或因杜甫散失的诗文难寻,就忽略了童年杜甫、少年杜甫、青年杜甫,这些属于童真、青春和热血的“陌生杜甫”形象”。通读《游侠杜甫》,读者能真切地感受到彭志强费了很大心力,在字里行间“用杜诗绘杜像”,为我们描摹更多让我们感到陌生的杜甫形象。

比如书名提到的“游侠杜甫”,彭志强用了至少四个章节去还原这样一个崭新的杜甫形象:擅长骑射,器宇轩昂,疾恶如仇,性情豪迈,心系家国,壮志凌云。事实上,杜甫的《壮游》《遣怀》《昔游》等诗也有这方面的自绘。原来,我们的诗圣不仅写诗厉害,而且擅长骑射,还是一个百步穿杨的弓箭手,一个“看剑引杯长”的剑客。即使合上书本,感觉那个更亲切、更朝气、更鲜活的杜甫已经游荡在胡马、背负长弓,手持利剑,迎面而来。

在《游侠杜甫》第一章《笔架山》里,彭志强提到了杜甫的远祖杜预,是三国后期统一全国的英雄人物,生前拜将封侯,死后成为整个杜氏家族奋斗的偶像。此人,也让杜甫从小立志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,生发宰相梦。彭志强说,杜甫写《蜀相》凭吊蜀

作者:彭志强
版本:人民日报出版社

汉丞相诸葛亮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”,其实也有感叹自己宰相梦灭的悲怆之意。他的解读,拓宽了《蜀相》一诗的境界,丰富了杜诗的文化内涵,为我们品读杜诗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。我第一次了解到,《蜀相》中杜甫不仅在赞美诸葛亮,更是在书写自己理想破灭的遗憾。历史人物的悲情和诗人的悲哀叠加在一起,诗中的杜甫形象变得越发鲜明,诗歌的感染力也显得愈发浓郁。



江河源

读书札记